

刁仁庆◎著

一个人的
YI GE REN DE AI YU CHENG BAO
爱欲城堡

僭越，还是妥协？

他布下了情爱的密网，却卷入权力的剑舞。

崎岖官场，舞姿如何翩跹？

千折百转之后，能否赢得那轮月亮？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刁仁庆◎著

一个人的 爱欲城堡

僭越，还是妥协？

他布下了情爱的密网，却卷入权力的剑舞。

崎岖官场，舞姿如何翩跹？

千折百转之后，能否赢得那轮月亮？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人的爱欲城堡/刁仁庆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1.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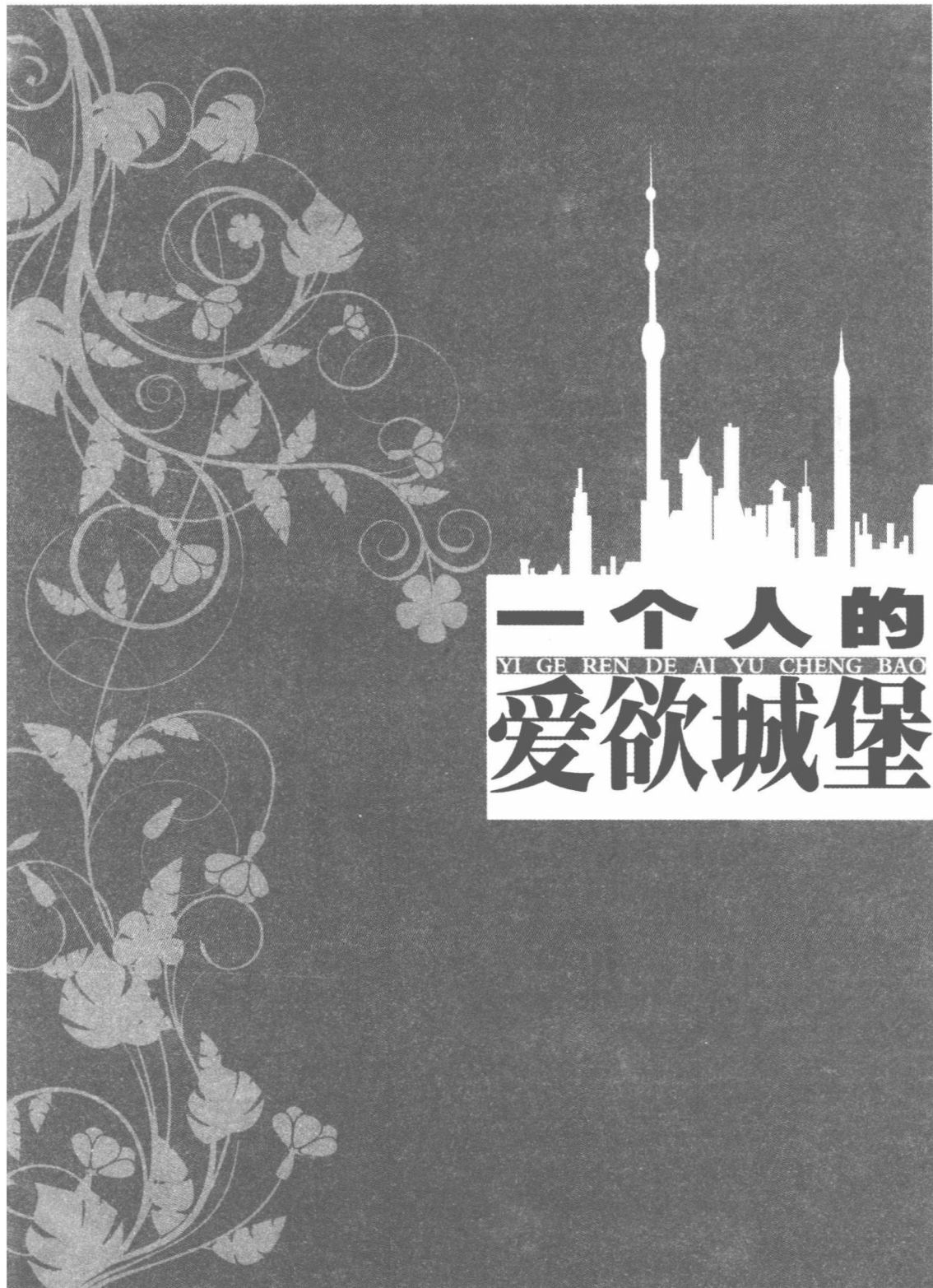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80765-404-9

I. ①一… II. ①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29232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8.25
字 数 289 000
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3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

一个人的 YI GE REN DE AI YU CHENG BAO 爱欲城堡



01

天啸市政府经济发展中心主任包中年这几天总在想：他真的过不去这道关了，他要死了。

他设计了几种死法：

第一种是跳楼。只要微闭双眼，舒展双臂，轻轻一跳，一切都升华了，一切烦恼和痛苦都将随之而去，那种感觉一定朦胧而惬意。

第二种是驾车跳海。他准备把后事跟妻子木锐云交代清楚，再给儿子包宝写封遗书，然后开车到海边，闭上眼睛，加大油门，随海水而去。他想，在他驱车接触狂浪的一瞬间，大海一定很壮观，他肯定会有英雄的感觉。

第三种是吃安眠药。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服下若干数量的药片，打开轻音乐悠悠睡去。他会感觉到好像终于完成某项艰巨任务后的轻松，像干了几天重体力活突然能躺在床上那样舒服，那种释放疲劳的过程一定心旷神怡。

第四种是同归于尽。和谁同归于尽？一个能把包中年这个七尺男儿逼得想自杀的女人，一个让他这个正处级干部、单位一把手想抛开世间一切繁华而去死的女人。这个现在能让包中年每天晚上做噩梦的女人——桑丽兰，是个美丽而出众的女人。

包中年甚至设计过与她同归于尽的场景：他先到她的家里，最好是在中午，先吃饭，再喝几杯白兰地，然后他扑过去，在床上和她疯狂地做爱……在做爱的过程中，他用力卡住她的脖子，她一定会挣扎，会用她那黑白分明的双眼吃惊地望着他。她会惊恐地问：“我这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



他一定也会吼道：“都是你逼的，都是你逼的！我不杀你，难解我心头之恨！”他渐渐地用力，她慢慢地瘫软，不再挣扎，睡着了……她死了，他一定不会惊慌，更不会害怕。他会如释重负地拍拍手，穿好衣服，对着梳妆镜整理一下自己的发型，有可能还会回到客厅喝上几口酒，然后给公安局打电话，让刑警队的人来看看现场，再把他带走。

这几种死法，包中年都不止一次地想过，但都没有实施，他下不了这个决心。自己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，干到正处级这一级也真不容易。虽然他的同学有的已经是副厅级、正厅级的干部了，但对于起点低的他来讲，这已经不错了。包中年一般不往高处比，他说那样会累死人的。他总往低处比，有好多同学目前连个正科副科都还没有混上，还有些同学和儿时的朋友还在家务农，比比这些同学旧友他很满足。包中年对自己的仕途也很满意，大家都说他是成功人士，也都说他还有晋升的希望。当然还有家庭、父母、妻子、儿子的原因，他不可能走自杀这条道路。但是，他让那个女人逼得焦头烂额，因此，这念头，时时在他脑海里闪过。

妻子木锐云在市档案局工作，是位学历不高却很通情达理的女人。包中年是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。1977年高中毕业以后，正好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，当时他们那个高兴劲儿啊，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。他走出校门后回到生产队当了青年突击队长。记得那时是冬季招考，天很冷，他和同大队的男女青年奋战在同江上游的水库工地上。一天上午，太阳刚刚有点暖意，工地指导员、文化站站长来到工地上，给大家带来份《人民日报》，上面刊登有恢复高考的消息和当年招生的简章。包中年看到这张报纸，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有可能离开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。木锐云也在工地上，她那时扎两个马尾辫，上身经常穿一件黑色间黄方格格的列宁装，看上去十分得体、大方。下身是一条普通的银灰色裤子，裤缝锁有白色的细线，每当她卷起裤腿时，白色的边线十分显眼，每每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。木锐云当时是工地指挥部施工员，整天跟着领导在工地上转。她和包中年不是一个村的，但上初中时是同校同学。不知为什么她没有上高中。等到包中年高中毕业后来到同江上游水库工地时，她已是工地上的工程施工员了。所谓的施工员，就是给各大队的青年突击队分任务，然后随领导一起监督工程进度。木锐云个子不高，有一米六左右，圆脸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皮肤白皙，用农村人的话讲叫“晒不黑”。由于她人长得白净，身材匀称，加上整天在工地跟在领导身后走，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工地上的公众人物了。



包中年看完《人民日报》上的招生消息后，马上找到木锐云。他问她：“今年我们能考大学了，你考吗？”木锐云笑道：“别忘了，我是初中生，初中生能考？”包中年说：“往届的初中生也让报名，你还是报名吧！”木锐云看了看远方蓝天上悠悠飘动的薄云，轻轻地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黑发说：“再说吧，万人同挤独木桥，难呀！”包中年当时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才好，只是看着她无言了。

当天晚上，青年突击队把打来的野兔下锅煮了。包中年骑自行车到集镇上的供销社买了几斤白酒，然后在坝上点燃篝火，二十几个男女青年边喝边唱，庆祝恢复高考。这天晚上木锐云也参加了，大家都让她喝酒，她说什么也不喝。几个男青年起身拉她，非让她喝不可，她忙起身跑到包中年身后，躲了起来，并抱住了包中年的后腰。大家一见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包中年忙说：“人家女同志不能喝酒，你们别强人所难嘛，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！”有一个青年说：“我们没有感情，你俩有感情就行！”大家哄笑起来。

随后，包中年报名参加了公社组织的高考补习班，而木锐云没有去。其间包中年又动员她几次，她还是没参加高考。不久，包中年被录取到省师范学院。离开家乡的那天下午，木锐云一个人骑自行车来到包中年家。包家一共五口人，包中年的父母、姐姐和弟弟。姐姐包珍珍和木锐云是好朋友，木锐云常到包中年家玩。包中年父母对她印象也好，邻居都说：木锐云将来准是包家的媳妇。包家人听了这样的话没有说什么，也就默认了。木锐云听没听到这话不知道，可她每次都是笑嘻嘻地来、高高兴兴地走。这天她大大方方地把自行车扎到包家院中央，见了包家父母说声“大叔大婶好”，然后就去了包中年的屋里。他俩几乎没有说什么话，木锐云只是帮他整理行装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姐姐下地回来了，弟弟放学也回来了。木锐云在包家吃了晚饭，然后包中年送她回家。

出了村，月光皎洁，风凉凉的，路边的干草浮起了白霜，脚踩上去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。走了一会儿，木锐云说：“你是大学生了，我们已经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了，以后呢，想起我了给我来封信，想不起来也就算了。将来找女朋友了，别忘了带回来让我看看，即使不能给你把关，也能起个参谋的作用！”包中年说：“锐云，过去我们在一起没有向你表白过。今晚我要向你表白，我爱你！现在和将来我都是你的男人！”木锐云转身抱住包中年，哭了……他俩手拉手无声地走着，月色蒙蒙，大地茫茫，夜风微吹，麦苗瑟瑟，夜色静静，一对火热的人儿，相拥着互诉衷肠。包中年一只手推着木锐云的



自行车，一只手紧紧地拉着木锐云，沉浸在浓浓爱意里。这个夜晚，包中年一个劲地抱她、吻她，而她一个劲地流泪。他俩来到路边一个草垛边，包中年望着她说：“锐云，我想要你……”木锐云忽然像惊醒一样，推开他说：“别这样。我等你，等到你大学毕业，等到我们完婚……”包中年抱她更紧了，喃喃地说：“你真好……”他俩坐在草垛边，望着在薄云中穿梭的月儿，什么也不说，任心儿在这甜蜜的夜色里飞翔……

四年后，包中年分配到县高中教书。第二年，他和木锐云结婚了。婚后，他们日子过得平淡充实，相亲相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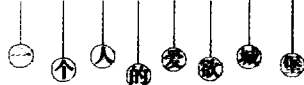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结婚已经二十五年了，儿子还在上大学。风风雨雨都过来了，他却有了自杀的念头，是不是心理有毛病呢？他们是他们村的自豪，全村当年就他一个大学生，现在就他一个人职务最高。他也是父母的骄傲，这些年，父母谈起他就神采飞扬。严格地说，他现在不是为他一个人活着，而是为家人、为全村人、为社会、为所有关心和支持他的人活着，他怎么能自杀呢？

包中年生活的这个城市叫天啸市。天啸市是北方的航天工业基地市，仅国家航天工业企业在这个城市里就有二十余家，加上导弹发射中心和航天基地，整个城市就是国防基地、军事要地。据说，这里布有反击西方某国家的远程导弹数枚，是国家某核设施的空中防御网络核心，同江大坝的空中防御体系也部署在该市。天啸市的财政收入一半以上是军工企业纳的税。由于这是个特殊的城市，市委书记是副部级，包中年是天啸市的经济发展中心主任，是正处级干部，听说发展中心明年要升格为副厅级。是啊，他家庭幸福，事业有成，仕途通达，为什么整天想着自杀呢？因为，他被一个女人纠缠着，这个女人就是与他相好多年的桑丽兰。

是的，桑丽兰是包中年相好多年的红颜知己。

桑丽兰今年四十岁了，因为从小模样长得好，上小学时就进了学校舞蹈队，后来被公社选为展览馆讲解员。初中没有上完，又被县文化馆选调走，成为县文化馆一名合同制工人。不久，桑丽兰调到县新华书店工作，当上了一名普通的售书员。包中年这时在这个县任轧钢厂厂长，经常到书店买书，认识了桑丽兰。

认识包中年的时候桑丽兰已经当上了书店前台副经理，由普通售书员的服装变成了一身黑的管理者的制服。包中年因为是从天啸市政府派到这里任厂长的，家在市区，工作在山区县城，于是吃住都在县政府招待所。包中年住在贵宾楼三楼一个套间里。桑丽兰在新华书店没有房子住，也在县



政府的招待所租房住，于是，他俩有了更多的接触。晚上没事的时候，包中年让她过来一起打扑克，有时搓麻将三缺一也把桑丽兰叫来。就这样，一来二去，他们俩人相互有了好感。

后来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，在包中年的房间里，他俩拥抱在一起了……

人就是这样，平时发誓不要做的事情，一旦在一定的特殊背景下，会忘乎所以地做下去。这个雨夜，包中年和桑丽兰就是这样。从此，他俩的感情像黄河上的壶口瀑布，一泻无回。

一天晚上，包中年酒后一个人在房间里看电视，桑丽兰又来到包中年的房间。她给他沏了杯热茶，并深情地凝望着他。他笑了笑说：“谢谢你，你这么美，又这么关心我、爱我，这让我心里很不安！”她笑笑说：“不安什么？”他很认真地说：“我们这样下去会害了你的！”她还是笑笑说：“不会的。”他说：“我是过来的人，是有妻儿的人！”她又看他一眼：“那又怎样？”他说：“你会后悔的！”她说：“不会！”他问：“真不会？”她答：“真不会！如果会，也是你先后悔！”他又说：“我比你大十岁！”她答道：“那又有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能给你什么！”她扑进他怀里，吻他的唇：“我不要什么，我只要快乐和幸福。”他也紧紧地抱着她，无言……这样的话他俩相互问了多少次，这样热烈地拥抱有过多少次，他俩谁也说不清。

“如果后悔，那也是你先后悔！”桑丽兰当时真说准了，包中年现在十分后悔！因为他已在桑丽兰身上花了几十万元：她的房子，她的轿车，她的职务……都是他给她的。可她还不满足，她还要让他的妻子木锐云离开，她来做“正宫娘娘”。前天，桑丽兰又给他下了最后通牒：“你再不快点与你老婆离婚，我就把我俩的事说出去。我到你们单位去说，我到网上去说，看你怎么做人！”当他听到桑丽兰这样对他讲时，心比刀割还难受。他反问她：“我做不成人，你能做人吗？”桑丽兰轻松地说：“我不想做人，我只想做你的妻子！”听着桑丽兰这样的话，包中年痛苦死了。于是他想到了死！

这时他想婚外的女人就是仙女，男人们也决不能沾。

这几天，他静下心来，填了一首词，《蝶恋花·诉我所感》，词的内容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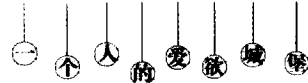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怀志冲霄汉，
二十年里，梦寻长缨剑。
青梅竹马舒心扉，



仕途良缘飞鸿雁。

忽遇娇娘寸心乱，
贤妻可怜，深夜噩梦伴。
乌云压顶风霜逼，
怒斩妖丽黄梁现。

他读着读着，流泪了。



02

200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，刚过农历正月十五，市民们还沉浸在元宵节日的气氛中，天气已温暖起来。这不，刚出正月，树枝悄悄地发芽了。

这天上午，包中年早早地来到办公室。走进办公室后，一眼就看见办公桌旁边的传真机上，有一份传真还没有脱机，一看就知道是刚刚发过来的。他拿起一看，是一份剪报复印件，再细细一看，是条消息，报道说一个市公安局的局长在河边开枪自杀了。这篇消息下方还附有一首手写诗：

事业诚可贵，官位价更高。

为了爱情故，两者均可抛。

包中年一看字迹，就知道是桑丽兰写的。他气不打一处来，转身“砰”地把办公室的门关上，然后给桑丽兰打电话。电话接通了，他强压怒气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把我逼死你就满足了？我死了，你也别想好好地活着！”说完他“啪”地把电话挂断了。

他坐在办公桌前，看着窗外吐绿的树枝，想流泪。传真上的内容他已经看过了，南方一个市的公安局长和一个派出所所长在河边散步时，这个局长突然拔出手枪，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了。过去，有男人特别是高官男人自杀他不理解，现在他很理解他们。这位公安局长身后有多少故事他不知道，但人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是不会自杀的。

一会儿，桑丽兰打过来电话。她没有生气，而是平心静气



地对他说：“你这两天不是老说自己要死吗？据我所知，把死挂在嘴上的人，是不会随随便便去死的。搞不好会把别人弄死！”包中年还在生气，他大声地说：“我死不死不关你的事，我让别人活不活更不用你费心！”桑丽兰说：“是啊，不关我的事，可是关咱俩的事。咱俩谁都不能死，都要好好活着，活到一百岁，我们要健健康康地走下去，走到永远！”包中年说：“你传给我这样内容的传真，不是想让我学习那个公安局长吗？”桑丽兰冷冷一笑说道：“亏你还是处级干部，马上升副厅级了，什么脑子？我给你传这种内容是告诫你，你们这一级领导一旦出事，会上报纸的，全国人民都会知道的！想悄悄死是不可能的。人不死，有很多事情大家不一定知道；人一旦死了，身后的事会大白于天下。”包中年咬着牙说：“我正想出名呢！我一生默默无闻，出名是我的心愿。”说完他把电话挂了，重重地坐进沙发里。

这时有人敲门，包中年回过神来轻声说道：“请进！”来人用力推了推门，门反锁着，于是又敲了敲门。这时包中年想起刚才与桑丽兰通话时把门反锁住了。他走过去把门打开，进来一位中年男人，进门就大声说话：“刚来上班就把门反锁着，在屋里给谁打秘密电话呢？”他边说边把上衣脱掉挂在墙角的衣服架子上，又走到脸盆前洗洗手，坐在包中年对面的沙发上点了一支烟。包中年说：“你的烟不能再吸了，看你的脸黑青黑青的，都是吸烟吸的！”中年男子很听话，忙把手中的烟丢到痰盂里。

中年男人叫丹阳，和包中年同岁，是市委的副秘书长。他俩既是同乡又是大学同学，毕业后分到一个中学教书，先后都离开教育战线到党政机关上班。包中年走出学校就进了市政府，而丹阳进了物资局。当年物资局是全市较好的局，求他们办事的人很多。丹阳在物资局人秘科一干就是多年，后来物资局形势一天不如一天，眼看就生活不下去了，丹阳找到包中年，让活动活动调动一下工作。通过包中年的努力，他调到了市委综合科。这时的包中年已是市政府二科的科长了，丹阳连副科都不是。不久包中年下县当厂长，丹阳才当上副科长。后来丹阳仕途通达，别的副秘书长都是副处级，而他前年就晋升为正处级副秘书长。

在天啸市，他俩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无话不说，无心不谈。包中年当年和桑丽兰纠缠在一起，丹阳就有点看法。他对包中年讲：“男人爱财要有道，爱色须有度；财是基础，色是意识；能理财的男人是大丈夫，能拒色的男人是伟丈夫。这些年来，你在财上做得很好，在色上也要把握好自己。桑丽兰年轻、美丽、秀气，但不是你的，你不要勉强……”包中年听罢，微笑着说：“我



心里有数,不会出什么的!"中国是个劝酒不劝色的国家,丹阳对包中年也没有再往深处劝说。

丹阳把烟屁股抛到痰盂后,看一看包中年说:"她昨晚找我了,让我和你好好谈谈!"包中年感觉屋里有点闷,起身打开窗户,让清凉的微风吹进来,掀动他办公桌上的稿纸瑟瑟作响。包中年望着窗外嫩绿的柳枝,眉头紧锁。窗外,有两只麻雀在树枝上跳来跳去,像是在恋爱。多么自由的鸟儿呀,想怎么爱就怎么爱,不像人类,爱恨情仇,反复无常……

"她说什么了?"包中年深深地吸了一口窗口涌进来的凉气,问丹阳。丹阳说:"心比天高呀!我知道她对你提的要求你做不到,可是,你不答应她的要求,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,你心里要有个思想准备!" "我——真——后——悔……"包中年说着眼圈有点红。

昨天晚上,桑丽兰把丹阳约到她家里。她对丹阳说:"丹阳,我和中年的事你都知道,我一路走来容易吗?为了和他好,我什么名声都不要了,我到嫁人的年龄不嫁人,我为了谁?后来在你们的劝说下我嫁了人,可我找不到幸福的感觉,又离了,我又是为了谁?都是为了他呀!我这么多年不要丈夫、不要孩子,难道他不知道我对他的爱?对他的爱,上天可以作证!我所做的牺牲,其实他包中年心里最清楚!"她说着眼泪不由顺着娟秀的脸庞滑落……丹阳看着眼前这个女人,像是在看另一个世界的人。这些年来,他根本看不透她。他真不明白,女人一旦爱上一个男人,会这么疯狂,疯狂得这么不正常。现在社会上的好多男人,乐意在外边交女朋友,但都有一个原则,就是以不破坏彼此家庭为标准。桑丽兰一直在流泪。丹阳对她说:"说真心话,我不想过多问你俩的事,但想想我又是你俩的朋友,不忍心让你们俩这样争吵下去。你还是那种想法?"桑丽兰用纸巾擦拭眼泪说:"是啊,还是那种想法。他老婆跟他那么多年了,他也对得起她了。我一让再让,让了木锐云十多年了,也到了她让步的时候了!再说,包中年深爱的是我而不是木锐云,他跟她过日子还有什么意思?爱情一旦死亡,要家有何用?生活还有什么意义?"丹阳无言了,但丹阳知道,让包中年离婚比登天还难!木锐云对他们包家有恩,上侍奉父母,下管教孩子,二十多年为他们包家默默地做着奉献,包中年怎么能向木锐云提出离婚呢?过了一会儿,丹阳问她:"你想让我做些什么呢?"桑丽兰说:"你告诉他,我的等待是有限的,让他半年内必须与木锐云离婚,一年内与我结婚!"……离开桑丽兰的家,丹阳长叹了一口气,摇了摇头说:"真是解不开的方程式呀!"



今早一上班,他就来到包中年的办公室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包中年踱完步坐下来对丹阳说:“你转告她,我还是那句老话,想和我继续下去,必须双方相安无事,谁也不给谁提要求,谁也别给谁添麻烦,否则就一刀两断!想当东宫娘娘,没门儿!”丹阳起身自己倒杯水说:“要说你自己说去,我才不夹在你俩中间受罪呢!你当年种的苦果,还是自己收获吧!”包中年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,沉默……

其实,包中年在心里多次把木锐云和桑丽兰对比,如果非让他取舍的话,他还是要木锐云而不要桑丽兰。因为,木锐云用贤惠、包容、宽厚、理解、奉献去爱他。为了让他干好事业,木锐云不让他干一点点家务活,不让他为父母亲和孩子操心。在家里,他的话就是圣旨,木锐云都会无条件地去执行。她在他面前从不逼他去做某一件事,更不会去为难他。然而,和桑丽兰这么多年是什么感受?尽管她爱得死去活来,可是这种爱让他十分不舒服。她逼他给她买房子,他说他手里没有更多的钱,她就大哭大闹,说什么:“你不给我个家也不给套房子,难道我对你的爱的代价就是我上无片瓦、下无立足之地吗?”那年春节前,为了给她筹房款,他冒着飞舞的大雪,踏着泥泞的雪地,到处借钱。那个时候,包中年就开始后悔,在泥泞的雨雪中流泪。后来,她闹着要汽车,他还得为她筹钱,他有话无处诉,血往心里流,筹不来钱就向银行贷款。他还为她转干,为她提升,对组织说了很多好话,跑了无数次的腿,使她由一个工人转干升迁为现在的正科级干部,而且还在建委的核心部门工作。她拥有这么多,还不满足,现在是步步紧逼,让木锐云让位,他包中年心里能好受吗?

丹阳见包中年在走神,忙说:“你不会为这事儿神经错乱吧?”包中年冷冷地说:“不是神经错乱,是疯不疯死不死的问题。”丹阳突然大笑起来,把包中年吓了一跳:“你笑什么?”“笑什么?”他说,“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儿,一个正处级国家干部,一个这么大单位的一把手,办过多少棘手的事,却被一个小女子折磨得要死要活的!你的勇气哪儿去了?你的魄力哪儿去了?你处事不惊的经验哪儿去了?看看社会上有多少男人,与十几个、二十几个女人好,人家翻手合手,把那么多女人哄得高高兴兴、服服帖帖的,你就这一个桑丽兰算是摆不平了。笨呀!笨呀!笨呀!”包中年靠在沙发上,有气无力地说:“我真笨,我被这个女人搞得抬不起头来,我真笨!”两人都无言了。丹阳又点了一支烟,这次包中年没有制止他。丹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,然后平静地说:“长痛不如短痛,你就明白地告诉她,你永远不会和木锐云离婚,



让她打消和你结婚的念头！”包中年说：“我一直就是这个观点，这话早就对她说了。可她一听不是大吵大闹，就是寻死觅活的，她是铁了心要和我结婚！”丹阳吐一口轻烟说：“你真遇到麻烦事了！”

这时，包中年的手机响了，一看是桑丽兰打过来的，不知怎么心狂跳起来。这些天，包中年感觉自己心脏不好，听见手机响就心慌，尤其看见桑丽兰的手机号心就狂跳不止，连呼吸都困难。“是她打过来的！”他对丹阳说。包中年接通手机，只听桑丽兰轻轻地说：“领导别生气了，你大主任怎么能和我一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小女子一般见识？你气坏了身子我后半生可怎么办呀！”桑丽兰最大的本事，就是在他们两人闹得最凶的时候，会突然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轻轻地叫上两声“哥哥，我爱你；小乖，我爱你”，她会说一切都是我的不好，你工作这么累神费心，还让你生气，小女子我向你赔礼了，等等。有时她还会轻轻地打他几下，抓他几下，还会趴在他肩后后悔地流下眼泪。她每次这样做效果都很好，包中年还在气头上，一听桑丽兰轻轻叫上几声，果然气就消了一大半。包中年严肃地说：“我马上要开会，有话快说！”桑丽兰说：“我母亲今天七十大寿，我哥嫂筹办了几桌酒席，你今天中午一定要过来呀。一会儿我再给丹阳秘书长打个电话，让他也来！”包中年道：“我们去合适吗？”桑丽兰说：“哎哟，我请你大主任了，你就摆架子，给我妈祝寿还小你身份了？”包中年忙说道：“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的亲朋好友都去了，我去不方便！”桑丽兰说：“傻样，我都替你安排好了，不会让你为难的。我中午把杭航部长也请来了，你来主要是陪杭部长。”包中年一惊，桑丽兰有什么本事，能把市委常委、对外联络部部长也请来参加她母亲的寿宴？他和她好这么多年，现在看来他还不算完全彻底地了解她。了解一个人难，了解一个女人更难！“我知道了！”他把电话挂了。丹阳问他：“怎么，桑丽兰中午请客？”包中年说：“她母亲过七十岁生日，让咱俩都去！”丹阳说：“你是未来的女婿，我去干什么？”包中年一听丹阳这么说，脸阴阴地说：“你不要说这么难听好不好？什么女婿不女婿的。人家把杭部长也请来了，让咱俩作陪。”丹阳一惊：“杭部长也去？”丹阳是挂线对外联络的副秘书长，杭航是他的顶头上司。这么多年来没听说杭部长与桑丽兰有什么交情，怎么……正在丹阳思考时，他的手机响了。他一看手机号，是桑丽兰打过来的，他忙接听：“大美女，有何指示？”桑丽兰说：“中午我给我母亲过生日，想请你陪客。”丹阳说：“我去合适吗？如果需要我一定去，能为老太太祝寿也是我的荣幸。”桑丽兰说：“杭部长也来，你看着办吧。”丹阳忙说：“那好吧，



我一定去！”丹阳放下电话，学着桑丽兰的话说：“杭部长来，你看着办吧。然后自语道：“这不是命令我嘛。”他摇了摇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

03

桑丽兰现在是天啸市建委城建科的科长了。她从一个图书管理员到正科级科长，一路高升，包中年帮了不少忙。她知道，她欠包中年太多太多。她哥哥嫂嫂的工作，也是包中年一手办理的：先给他俩安排到包中年当过厂长的轧钢厂，后来轧钢厂倒闭了，又把他俩调到一个事业单位吃上财政饭，并且都在重要岗位任职，也都是沾了包中年的光；她的房子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，包中年也为她补贴了不少的钱；她开的车从低档次到高档次，每次换车，包中年也没少补助。按理说，她应该满足了，但物质代替不了精神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特别是进入四十岁之后，她越发感觉时间不等人了，女人的美好年华很快就要消逝，再这样下去，没有归宿，晚年生活会十分悲惨的。她越是这样想，心里越是酸酸的，更加坚定了争取名分的决心。所以她步步紧逼，让包中年离婚。她现在什么也不想，只想做包中年的合法妻子。她常常想，世上这么多女人都顺理成章地做了合法妻子，有的是二婚，有的是三婚，而我怎么就这么难呢？

这天是桑丽兰母亲的生日，她哥哥嫂嫂说妈妈一生不容易，决定大摆宴席为母亲祝寿。其实两位老人都不同意他们这样做。父亲说：“大户人家祝寿，平常人家过生日。我们是平民人家，干啥事不要太张扬。世上不管是什么事，低调保身，张扬破命！”桑丽兰一听父亲这么说，笑道：“有权有势有钱人忌张扬，我们小户人家，干什么都不过分。妈妈劳苦大半辈子，今年是七十岁生日，也到了我们做小辈的庆贺庆贺的时候了。”母亲说：“你爸说得对，中午我们一家人吃顿饭算了，